

新波旧澜第四部

自由花

慕
湘



自由花

慕 湘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自由花

慕 湘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$12\frac{1}{8}$ ·插页2·字数 271,000

1987年4月第1版·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ISBN 7—5033—0001—9, I·2

书号 10137·179 定价 2.15 元

第一章

一

自从听了官乃兴在岢岚临分别时所讲的那番话以后，郭松一直心里闷闷不乐，结上了一块沉重的心事。梁嘉英居然毫无根据地在背后给他制造了这么些流言蜚语，这使他十分反感。他反复地回想同这个人相处的一切情况，他觉得当梁嘉英在九大队当指导员时，他确是对他有些感觉，他夸夸其谈，处处显露自己，工作不深入，也很不虚心，同叛变了的裴永胜关系也很不正常，他同裴永胜有意地找领导上的岔子，进行攻击。对这一切自己都采取了再三克制的态度，只是因为他们是新编来的部队，可能互相不了解，有些隔阂，尽量迁就团结他们，从来没有多指责过他们。而他调走没有几天，裴永胜就叛变了，这同他平时的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后来他又派人去把徐长林们拉回来，而且他亲自主持解决了徐长林、纪恒昌的入党问题，紧接着把两个人都提拔当了连长。为这事自己还挨了首长的批评。当时梁嘉英盛气凌人洋洋得意的劲头，实在令人气愤。可是不久徐长林、纪恒昌又叛变了，首长才有些了解真相，批评了他。自己以为首长了解了就算了。从前后经过看，

自己始终忍着气，委曲求全地团结他，而他竟这样诽谤自己。现在支队长赵斌也牺牲了，宫乃兴也调走了，政治处由他负责，今后还不知要发生什么问题。当前整个斗争形势这样复杂，部队的任务这样艰巨，自己内部的关系又是这样，一想到这里郭松便忧虑重重。但这些事情，他又不愿轻易对高永强说，很怕影响了高永强的情绪，但除了高永强以外，对别人就更不能说了，只好让这些事情的沉重地压在自己心里，每天还照常跟着队伍出操上课，搜集汇报，积极地工作着。遇有重要的事情，照例地向政治处请示报告，有时自己亲自跑到政治处找一些干事口头汇报，请他们转达领导。他极力地避免和梁嘉英直接接触，有时偶而遇到了，两人都很客气地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就过去了。而梁嘉英也从不到二营来，他似乎也在有意地躲避着郭松，这使郭松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，深怕出了什么漏洞。

转眼间严冬已过，街上背阴处的积雪融化了，朝阳的墙跟青草开始冒出了绿芽。城外崎岖不平的田野里，农民们已开始忙着送粪耕地了。一天上午队伍正在出操，忽然发现几架敌机在山城的上空盘旋，而且越飞越低。一声凄厉的防空号，队伍立即疏散隐蔽起来。一会儿不知在什么地方打了几梭子机关枪子弹，敌机才渐渐飞高远去了。

久已听不见枪声的山城，立时惊慌起来了。铺子都关了门，人们都纷纷逃出城外。查问了一下，敌机的机枪是扫射西门外一伙送粪的农民，打死了一条耕牛，打伤了两个人。

团部下了命令，部队立即在城外构筑防空掩体，每天天明吃饭完毕，进入防空阵地。从此连着几天，白天城里几乎成了空城，只到了半下午以后，人们才陆续回来。

就在开始防空的第二天，高永强和郭松分头下去检查各连

的防空掩体。郭松到了八连，八连的防空区域在城南二、三里一片宽阔的干河滩附近，沿着黄土田垅的边缘上，挖了一长溜呈蛇形的单人掩体。每个掩体有半人多深，人蹲在里面，可以隐蔽住全身。战士们都戴着用莠麦秸编扎的伪装帽，一簇一簇的在光秃的农田里，在堆满乱石的河滩里，爬起又卧倒，卧倒又爬起，进行班进攻教练。连长王铁娃跑来跑去纠正着动作。

指导员吕燕琳陪着郭松察看了防空掩体，两人便靠着田垅就地坐下来。郭松顺手抓起身边随风翻滚的柳絮团捻弄着，眼睛望着操练的战士，随便地问道：“现在连里的工作好做了吧！”

吕燕琳很高兴地说道：“好做多了，连长工作很积极，也很虚心，和大家都团结得很好。”

郭松笑了说：“这下你可痛快了，用不着发牢骚了。”

吕燕琳噘起嘴说：“我几时跟你发过牢骚，当初徐长林当连长，我受了多少气，都憋在肚里。想起那阵我真是太老实了，应该狠狠和他斗争。”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哎！徐长林的叛变还有问题吗？”

郭松顺口说道：“人都枪毙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我也是这样说，可是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？”

郭松奇怪地问道：“谁有不同的看法，你听到了什么吗？”

吕燕琳反问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前天政治处的姜干事到我们连来，专门调查这事，他没有去跟你谈吗？”

郭松惊讶地说：“还来调查？调查什么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我以为他找你谈过了，他来问徐长林叛变有什么根据，那意思好象说根据不充分，当时并没有调查清楚，他还找了几个班长、排长都谈了话。”

郭松忙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回答他的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大家都说一点错没有。我们连里反叛变的揭发大会上揭露了大量事实，他还拉拢了几个落后的干部和战士，都给他揭了底，连什么时候拉走，怎么收拾我这个指导员都说出来了，这难道还有假？可是那个干事只管再三地问，徐长林对你们领导上有什么意见？临走的时候，还叫我们再考虑考虑，他以后还要来谈。”

郭松气得脸色发白，再三忍住，问道：“你对这事情怎么看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，怕你生气，我听到的事还多呢？自从团部来了以后，风言风语的净说你的坏话，不知是什么人造的谣。”

郭松问道：“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什么你整天和蓝蓉大姐谈恋爱不做工作啦！你要结婚，组织上不同意，你闹情绪啦！部队叛变了，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啦！你们毫无办法，多亏梁股长派人把队伍拉回来了啦！你到岢岚向续司令员要求结婚，续司令员批评了你啦！还说你们两个不愿分开，临走的时候抱头大哭啦！”说到这里，吕燕琳看了看郭松说：“我给你说了这些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呵！”

郭松怒声地说：“有什么气好生，还有什么你都说了吧！”

吕燕琳说：“这种话多啦，我也记不住，啊！还有，说你和高营长是感情结合，咱们二营是你们两个的小宗派。还说什么高营长的老婆本来是家庭妇女，你硬叫她当了区长。你们把没收汉奸的东西，都送到高营长的家里。还说你们和城里的汉奸勾勾搭搭，裴永胜的叛变是受了你们的影响。”

郭松见越说越不堪了，象吞了苍蝇呕不出吐不出那样腻味，他竭力压住火气问道：“你从哪里听到的这些话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我也不是直接听到的，说这种话的人都不当着我的面说，好多话我是听一营、三营的人说的。他们也是听支队部政治处的人说的。”

郭松说：“大家都相信这些话吗？”

吕燕琳说：“大家都不了解情况，也很难说相信不相信。凡是对我说的人，我都给他们说清楚了情况，这完全是造谣，没有任何根据。”

郭松不再说话了，双手抱着头仰靠在田垅上，凝视着天边的白云，象扯开的棉团一样的白云，一片一片地象顺水行舟似的连续飘过，两只飞鸟贴着白云翱翔着。一阵春风吹来，刮起他心头无限的烦恼。

二

半下午，队伍回到城里。只见街上人来人往，铺子也都开了门，山城顿时又活跃起来。郭松满肚子闷气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回到营部便十分气愤地对高永强说起来。

高永强听了以后，冷冷地说：“这些话我早就听说了，听他干什么，让他们说去。有的人吃了饭没事干，专门造谣。”

郭松忧虑地说：“对我个人造谣污蔑倒是小事，我可以不在乎，可是今后的工作怎么办呀！”

高永强说：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这些家伙就是不让你好好工作，专门来捣乱。”

郭松问道：“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？”

高永强十分干脆地说：“简单得很，有的人想当官，你是他的绊脚石。”

郭松说：“我又不妨碍谁当官！”

高永强说：“这是你的想法，人家可不这样想。”

两人躺在炕上都沉闷地不再说话了。

这时团部的通信员喊了声报告进来了，说：“团长请郭教导员。”郭松莫明其妙，不知团长找他有什么事，便背上枪跟通信员走了。

到了团部，吴永福满脸笑容请郭松坐下，然后绷起面孔说道：“队伍来到这里以后，天天有开小差的，你们营怎么样？”

郭松说：“我们营还没发生，不过以后也很难说。”

吴永福皱起眉说：“这主要是个工作的问题，从宫副主任调走了以后，政治处就没人管事，上级也不派个人来，连个政治教育计划都没有，党的工作也没人抓。”

郭松忙插口说：“政治处不是有梁股长负责吗？”

吴永福摇摇头说：“他真正负起责任倒好了，指定他负责，他一点也不负责任，一天希希拉拉光耍嘴皮子不干事，连几个直属连队的工作都没抓起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吴永福又放缓了口气说：“怎么样，政治处的工作，你来帮助抓一抓吧！”

完全出乎郭松的意料之外，团长竟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从工作来说，这是义不容辞的，应该立刻接受下来，但眼前复杂的关系，却使他十分作难。很明显地梁嘉英正在大肆造谣攻击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怎能去插手政治处的工作，而梁嘉英又是政治处的主要干部。正经做工作不行，要起阴谋手段来，自己怎么能对付得了他？他考虑了一下，下定决心，坚决不能接受这个任务，便摇摇头说：“我干不了这事情，团长还是另找别人吧！”

吴永福瞪起眼说：“找别人？找谁呀？”

郭松立即说道：“一营的范教导员，三营的任教导员，哪个都比我强。”

吴永福半批评半解释地说：“你这同志谦虚的精神倒很好，勇于负责的精神很不够。一、三营刚上来，部队有很多问题，开小差都制止不住，他们自己的事都顾不好。你们二营早来了些时候，经过了这期间的整训，问题比较少一些，所以才叫你来呀！”

郭松忙分辩说：“我们营的问题也不少，我们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，哪里还能去管别人的事。”

吴永福还想说服他，拖起腔调说：“你们营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！你离开了暂时指定个强些的指导员代理你的工作。还有老高在嘛！”

郭松有满肚子现成的理由，只是不便说出口，见团长又是很诚恳、很迫切地要他来，急得满头出汗，不知该怎么说，他用恳求的口吻说：“团长，你不了解我，我实在是不行，还是请你另找别人吧！”

吴永福本来是因为部队北上以后，天天有逃亡，他十分着急。给政治处梁嘉英说了几次，不见政治处有什么措施，相反的听直属连队对梁嘉英的领导有很多意见。所以他才想要郭松来帮助整顿一下政治处，没想到郭松这样执拗，这使他有些恼，他绷起面孔批评道：“你一个营的工作重要，还是一个团的工作重要，一个政治干部首先要有全局观念，你这不是一种虚心的表现，而是对革命工作不敢大胆负责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感到说得有些严重，已不是他的本意，便停下来不说了。

郭松从来还没受过这样严厉的批评，也觉得不是味道，怕再谈下去，僵得不好收场，便缓转地说道：“团长的批评我接

受。让我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最好马上不要做决定。”

吴永福很是失望地说：“好，你回去考虑吧！”

郭松敬了个礼出来了。

从此吴永福不再提这事了，郭松也不再提了。

司令部来了紧急命令，敌人已开始进攻，原驻在静乐的骑兵军已撤退到兴县一带，现在东线空虚，命三十六团星夜赶到静乐前线西马坊一带接防。

接到命令，部队第二天便轻装出发了。留下大行李随后跟进，部队向南走，又经过三井到了岢岚。岢岚已不是先前的景象了，到处是备战的紧张空气。利用打尖休息的时间，郭松去找陈达平想问问情况，陈达平已随区党委机关转移出去了。又听说续范亭也到黄河西岸阎锡山的总部秋林去开会了，他就没再去司令部。队伍在大街上喝了开水，吃了点炒面，便又继续前进。走了一程在岢岚与岚县之间的河口镇向东翻了一座大山，来到了西马坊。

这里原来是一个镇子，有一道市街，但因骑兵军在这里住过很久，已十分冷落了。铺子都关了门，有的人家也搬走了。团部带二、三营住在镇子上，一营住在后沟一个村子里，后方设在山后面的河口镇。

一到了西马坊，便得悉敌人已进占了静乐县城。吴永福带领各营干部上山察看了地形道路，构筑了必要的防守工事，忙乱了两三天，才算一切就绪了。

吴永福也是个好打仗的人，他是石匠出身。从小在湖南军阀队伍里当兵，在国民党围剿苏区的一次战斗中，被红军俘虏了。因为他打仗勇敢，被一级一级提拔起来，最后当了营长。

他惯用一把大刀，走到哪里警卫员都替他随身背上。据说在一次战斗里他杀上火气来，脱光了膀子，抡起大刀向敌人冲去，把敌人打垮。因此他得了个外号叫“铁脑壳”。队伍自从到了岢岚、五寨，很久没打仗了，他有些手痒。现在又来到前方，他很想找机会打上几仗。同时这一带被骑兵军搜刮殆尽，部队来了吃粮很困难；当地政府又不供应，只批了些拨粮条，要部队自己去筹集。自从敌人占了静乐，县政府退到岚县界内，当地区村政权也瓦解了，至今没有恢复。目前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候，各营、连的司务长每天只在附近各村很困难地收集回一些杂粮。而且每营有四个连，政府只按编制规定每营三个连的数额拨粮，三个连的给养分作四个连吃，因此部队的伙食大为下降，甚至毫无保障。吴永福也想到敌区去筹集一些粮食。

这天上午，吴永福带领二营和三营的第十二连出发了。

临出发前，高永强跑去问吴永福道：“队伍到什么地方去？我们营的任务是什么？”

吴永福说：“先不要管，到前面看看再说，遇到机会就打一仗。”

高永强又问道：“侦察员有报告吗？前面情况怎么样？”

吴永福说：“没有报告，没什么情况！”

高永强想了想，不便再问，只好跟上出发了。

三

天阴得灰沉沉的，但并不下雨。阵阵狂风在山谷里呼啸着，贴着地皮刮起尘沙，打在人的脸上。虽然已到了春天季节，狂风已不带有寒意，但路旁干旱的黄土田亩中，依然光秃秃的，

不见庄稼出苗。

他们顺沟向东南静乐方向走去，沿途一些村庄，十室九空，一片穷困凄凉景象，而且不少人家都有病人，害着出水病。走出几十里路，天已近午了，队伍在靠山的一个小村休息下来。吴永福命各连派人去烧开水，吃随身带的炒面。

高永强习惯地在村边找了个衣衫褴褛的老乡，问询起附近的情况，那老乡说：“自从鬼子占了静乐城，断不住地来，前几天还在这村里抓走了两个人。”

高永强又问了些周围的地形道路，便同郭松来找吴永福。吴永福坐在村边一块大石头上，见高永强、郭松来，很焦躁地说：“这地方穷成这样了，老乡连吃的都没有。你们想法调查一下，看有老财没有，无论如何得弄点粮食回去。”

高永强说：“这地方敌人常来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这里也不能久待，我看把队伍拉到北山上吧！”

吴永福哈哈笑了说：“敌人来了正好，就狠狠打他一家伙！”

这时警卫员端来一茶缸开水递给吴永福，又把马背上驮的两条细长的干粮袋解下来。吴永福接过干粮袋先倒了一些炒面，又打开另一条袋倒出一些红面，用筷子搅拌了一下便吃起来。

郭松奇怪地问道：“团长，你吃的那红面是什么？”

吴永福抬起头说：“好吃得很，你尝一尝。”说着把缸子送到郭松面前。

警卫员赶忙笑着说：“那是辣椒面，你可吃不得。”

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原来吴永福有个特别的嗜好，每顿饭必须吃辣椒，而且吃得很多，甚至喝开水也要倒进去些，所以经常随身带着一袋辣椒面。这在郭松看来简直是怪人怪事。

高永强无心理会这些，他只担心着敌情。可是现在两眼漆

黑，既不了解情况，也无侦察报告，也不了解团长的意图，他不禁有些胆虚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前方打起枪来，正是前卫第十二连行进的方向。高永强不等命令，立刻同郭松跑步带着队伍按那老乡给他说的道路爬上北山。

枪声越来越紧密。他们爬到半山，机枪子弹已向他们雨点般射来，部队立刻就地卧倒。高永强厉声呼喊，命二禄、孙天宝迅速占领附近小山包，用所有机枪的火力压住敌人。一面又传话下去，问团长上来了没有。

很快地这面的机枪开火了，乘敌人停止射击的间隙，队伍迅速地爬上了山头，隐蔽在山包后面。吴永福提着手枪。带着警卫员也跑上来了。

吴永福一上来就嚷叫说：“坚决消灭这股敌人。”

高永强趴在地下，用望远镜观察着，暂时没有回答。只见敌人已开始往南山上运动，十二连在这面的机枪掩护之下，已跑步退下来，顺沟向来路跑去。

高永强放下望远镜，很果决地说：“这仗不能打，敌人已经占了南山，后续部队还不知有多少，我看得赶快撤退。”

吴永福单膝跪着，正用望远镜了望，没有回答。忽然一颗炮弹擦着空气凄厉的一声从他们头上掠过，立刻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爆炸了。

高永强赶忙按倒吴永福说：“赶快撤退！”

吴永福也不再迟疑，提着望远镜猫着腰向后跑去。高永强大声呼喊道：“六连、八连，赶快撤退！”一面命通信员跑步下去告诉二禄、孙天宝留下两挺机枪掩护，其余部队迅速撤退。他回头见郭松正在扶一个负重伤的战士，他厉声地喊道：“你还不

快走！”一面命身边一个通信员说：“把伤员背上。”通信员背上伤员，跟郭松跑走了。

炮弹接二连三射过来，周围冒起一股股的尘烟。等最后的两挺机枪都撤下来了，高永强又最后了望了一下敌人，这时敌人先头部队已进了村子，后面戴着钢盔的鬼子满山遍野地乱跑着。高永强抓住了一挺机枪，瞄准了敌人，亲自打了两梭子子弹，才爬起来缓缓地退下来了。

这时一阵狂风过后，落起雨来。春天的雨并不大，时落时停，直下了一个下午。

傍晚时候队伍回到了西马坊。检查了一下，二营伤了十八个人，其中重伤的七个人，上了药连夜转送后方。团部伤了五个人，牺牲二人。十二连被打散，只连长带回了两个班，到第二天才逐渐收容起来。指导员和两个排长牺牲了，全连共伤亡了三十多个人。三营派去打扫战场的部队抬回来了一大堆尸体。

这场战斗大大的挫伤了部队的情绪，在干部当中引起了很大不满。第二天上午三营营长、教导员便跑来二营营部问讯情况，高永强把战斗的经过情况给他们说了。

三营营长王芮十分忧虑地说：“照这样下去，一次仗下来就减员一大批，也没有新兵补充，这队伍用不了几天就完了。”

教导员任豫章也不满地说：“阎锡山想消灭我们，把我们放在这么个地方，我们自己头脑不清醒些，还行啊！”

高永强很平静地分析说：“这次战斗有很多经验教训，首先最大一个缺点是对敌情不明，事先没有把静乐的敌情侦察清楚没有研究敌人活动的规律。对前面的地形也不熟悉，也没有当地群众的配合。其次我们自己的意图也不明确，等于打了一次

措手不及的遭遇战。事先既没有个作战方案，临时又没有个紧急措施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看来敌人在指挥上也够笨的了，如果敌人不上南山，而是上了北山，抢占了几个山头，恐怕我们撤退都很困难了。”

王芮愤慨地说：“打了多少仗，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。我们在文汾一带几乎天天打仗，可是那时对敌情一清二楚。支队长整天扒在地图上，侦察员从四面八方搜集情况，一天回来报告多少次，一有点情况变化，就分析研究。发现了敌人的弱点，瞅准了，作了周密的部署，才下去打，哪一次都是打胜仗，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！那时候也有伤亡，那些伤亡都是值得的，也从来没有伤亡得这么严重。”

任豫章接着说道：“老批评我们巩固部队的工作没作好，照这样下去，部队更难巩固。”

郭松听大家的意见，都是针对团长吴永福的，但都没有明说出来。他自己对这次战斗意见也很大，对今后的战斗也很忧虑，想了想说道：“我的意见，最好向团长建议，召开个会议把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。”

王芮说：“我完全赞成，应该很好总结一下。这次战斗主要是你们二营打的，你们二位去提提吧！”

他们谈完之后，高永强、郭松便到团部找吴永福。吴永福正在门前磨他的大刀片，他脱了上衣，用力地在一块磨石上推拉着，累得满头出汗。见高永强、郭松来了，他把大刀交给警卫员，指点了一番，叫警卫员继续磨。他和高永强、郭松进了屋。

高永强首先说道：“这次战斗是不是开个干部会总结一下？”

吴永福一面擦汗，一面穿衣服，白了高永强一眼说：“有什

么好总结的，拚上一百人牺牲，先把这个仇报了再说。”

高永强见话头不对，一时不知该再说什么。郭松却接着说：“我们过去每次战斗都总结一下，这也是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，教育干部的一种办法。”

吴永福愠恼地说：“过去是过去，那是打了胜仗，总结一下鼓舞部队。现在没有打胜仗，有什么好总结的，越总结越泄气，等把这个仇报了，再一起总结。”

郭松、高永强见说不通，也不好再说下去，便告辞走了。

临走时，吴永福特意嘱咐道：“你们回去叫各连的干部晚上少睡点大觉，把部队巩固好，这样天天开小差，再过些时候，我这团长就成了空架子了。”

高永强悻悻地说：“成不了空架子，兵都跑了，我们总跑不了。”

走在路上，郭松、高永强谁也没有说话，沉重的心事，心情阴暗起来。

下午由政治处梁嘉英主持召开了牺牲的干部战士追悼大会。在会上吴永福讲了话，他讲了日本鬼子的罪恶，讲了阎锡山不打鬼子的可恨，他对英勇牺牲的同志表示难过。说到这里他掉了眼泪，最后他说：“拚上一百人牺牲，一定要为英勇牺牲的同志们报仇。”

干部战士听了都低下了头。他又大声问道：“大家有这个决心没有呀？”全场哑然，没有回应。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革命军人是不怕死的，怕死就不要来革命，我们的革命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，打死了就是革命成功了。”

追悼会以后，当天晚上各连都发生了逃亡。